

教會的實際需要。

當我們審視這些發展時，定會發現在教會與國家及與社會關係的特質上有著具體可見的連續性。儘管歷代都有不少變動，但教會始終只是以新的方式去實現耶穌基督的一句訓導：「是的，我是君王，但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一方面，這說明了上主的國度是最終極及直指永恆的，因此與世界上的實際統治權力全無關係。另一方面，教會亦完全承認國家及社會的權利，並藉著提供

宗教及倫理根基，盡力協助人們及人類社會的發展。在這方面我似乎可以看出，目前中國政治主導思想與教會的基本訓導之間，有可以共存之處。本文開始之時，我們談到中國藉著全面的社會改革，而致力實現國家的獨立自主。然後，我們又談到這獨立自主的中國，為促進和平而與世界各國進行對話。這兩項原則與天主教會的基本觀念，特別是梵二以來在我們現代一直發揮作用的教會觀念，並無抵觸之處。（附註見頁 38）

## 亞洲神學取向與中國神學培育

德國傳教學研究所亞洲主任兼  
德國天主教中國委員會委員

**Georg Evers** 著

劉賽眉譯

為整個教會的神學思想發展而言，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可謂是分水嶺；為亞洲教會來說，此大公會議，尤為重要。梵二為我們打開了許多新的視野，在不少亞洲國家和地區中，新的神學反省方向開始發展。這些新神學都有一共同點，就是從一個特殊的處境出發，嚐試從事神學反省，以回應這具體環境所引起的挑戰。

亞洲不僅面積龐大，而且各種宗教和文化的傳統甚為深厚。雖然要找出亞洲的一般共同特性並不容易，而任何一種普遍特性的列舉，均有其限度，但我們的確可以覓出某些決定整個亞洲處境的共同因素，譬如：

- 亞洲是一個擁有世界各大宗教的地方
- 亞洲的文化遺產及潛質甚為豐富
- 亞洲是一個貧瘠和受壓迫的地方



由此，我們在亞洲亦可以找到三種不同從事神學反省的形式，這三種形式正是為答覆上述的三種共同特性而產生：

- 與生活的信仰和傳統交談的神學

## ——與亞洲各大文化交談的神學 ——面對亞洲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 挑戰的神學

這些不同處境神學，可按亞洲的地理區域來劃分。例如，印度所著重的是與生活的信仰交談的神學；菲律賓的神學則可稱之為亞洲的解放神學，針對菲國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迫切問題。韓國的民眾神學亦很像菲律賓的解放神學。台灣的神學注重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交談，尤其是與儒家和道家的陰陽和諧思想交談。過去幾年來，亞洲第三世界神學家合一協會的某些神學家，愈來愈相信，亞洲處境神學的目標在於把不同的神學方向聯合成為一共同方向。一九八九年在韓國召開的亞洲神學會議，主要是處理亞洲的靈修及神學泉源。他們達成的協議是：基督徒的聖經傳統、亞洲的經典宗教，例如：佛教、印度教、回教、儒教和道教、人民爭取解放的實際經驗，老百姓的宇宙宗教經驗等，均被視為亞洲靈修及神學的泉源。

亞洲從事神學反省的各種新方式仍在發展中，尚未達到成熟的階段。因此，菲律賓的A. Lambino稱這一代的亞洲神學家為「過渡期的神學家」，他希望下一代會發展出一套更正統的亞洲神學。

談到亞洲的神學培育，這些新的神學取向大大地影響和改變著傳統的司鐸培育。當然，在某些亞洲國家裡，修道院中的司鐸訓練頗為傳統，但亦有不少地方正努力發展新的神學培育方式，嘗試縮短理論神學與基層民眾的信仰生活實踐之間的鴻溝。在一九八九年，當籌備有關司鐸培育的主教會議時，亞洲各大修院的負責人，聚首於菲律賓，共同討論更符合本地方式的神學培育。

亞洲的神學景象甚為活躍，一方面有不

少的本地自發活動，另一方面在不同的亞洲國家之間正發展著一種新的神學交流方式。亞洲主教扮演著異常重要的角色，它使主教和神學家們互相接觸，並攜手合作去面對亞洲各教會的共同神學問題，例如：宗教交談、社會行動、傳教活動、教友的參與等。此外，亞洲各基督教會之間亦進行大公性的合作，尤其在神學的領域上。

## 中國的神學培育

亞洲神學的發展與轉變，正在亞洲各地方教會中推動得如火如荼，但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卻無法參與。梵二大公會議的經驗及其所帶來的影響，未能進入中國大陸的修道院，對其神學思潮產生作用。過去十年來，中國重開了二十間修道院，包括全國級、區域級、省級及教區級的修院。這些修院的共同問題是缺乏資深的神學教師、完善的神哲學圖書館，以及其他從事神學研究的設施。昔日的圖書館幾乎全被摧毀，殘餘下來的書籍，大部份已過時和不完整。

## 誰負起從事神學反省的責任？

目前，在中國的修道院裡工作的司鐸都年紀老邁，大部份從未受過特殊的神哲學訓練，神學的資歷不深。被送往修院訓練的修生，大多數來自老教友家庭，他們感到學習拉丁文很困難，亦很難適應傳統修道院的紀律，更難去精通那些過時的經院神學。實際上，在中國並沒有一個神學團體與他人進行神學交流，亦沒有共同的刊物，可透過它來達到長期性的接觸，也沒有共同合作的計劃。目前，開始嘗試寫中文神學教科書，今日有關神學的刊物，寥寥可數。近年來，歐洲、美國、台灣與香港均有寄書往中國。

除了中國政府官方認可的修道院外，還有幾間「地下教會」主辦的沉默修院。後者以小團體的方式嘗試去訓練未來的司鐸，在可能的情況下，修生們住在一起，由年長的司鐸以師徒的方式授以經驗與學問。這些修道院常有被揭發的危險，一旦被發現，它們會被政府解散，因它們未經准許而成立，違反政府的現行規定。

在其他亞洲教會，有不少標記顯示一個草根階層的神學正在誕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壓迫的經驗，尤其是在當今中國社會裡成為基督徒的意義以及基督徒對生活和信仰的責任，都提供了許多從事神學反省的素材。但似乎對這事的鼓勵和指導並不多。至於平信徒在教會事務上的合作，教友在天主教愛國會裡所做的工作，亦可使人更深入地反省到平信徒在神學上的貢獻。

## 有待發展的神學專題

(1) 中國處境的神學：中國天主教自稱為真正的地方教會，紮根於中國的土壤。但另一方面，這個教會的外貌和許多方面的表現，皆未能證實這一點，中國教會的禮儀便是一例。為改變這種現況，將來需要發展一套新的處境神學。

(2) 本地教會的神學：政治發展的過程帶來了中國教會與羅馬之間的分裂，而自選自聖主教的問題更加深了這分裂，從此，中國教會成為與羅馬分離的獨立教會。對於這一點必須有更深的神學反省，而在目前情況下的中國教會，最好是透過與其他亞洲天主教會的合作去達致這種神學反省。

(3) 反省社會行動的神學：中國天主教會以自己擁有模範的公教工人和市民而感到自豪。但是，它並未曾對教會的社會行動

及其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作深入的神學反省。它很需要趕上普世教會在社會訓導方面的發展。直到目前為止，中國天主教避免對政府所強行的「獨子政策」和生育控制的迫切問題表示立場。

(4) 宣揚福音的神學：中國天主教會常提到「三自原則」，尤其自傳的原則。現在有不少慕道者要求學道理和領洗，但這些人都是自願的，並非為回應任何積極而有組織的傳福音運動。因此，須對中國教會的傳教性質作更深的神學反省。

(5) 修和的神學：中國教會現況中最悲哀的事實就是天主教徒的內部分裂。在被政府所認可的教會機構中公開活動的天主教徒與那些被政府所認為是違法進行地下活動的天主教徒之間存在著分裂與敵視。互相指責對方出賣信仰、彼此抗拒，都是相反修和的標記和絆腳石；為能恢復中國天主教的信譽，這一切都必須摒除。

## 展望

中國很長時間沒有與世界和亞洲的神學發展接觸。中國很需要一種新的交流和互惠的交往。最近似乎有了積極的發展，有些來自香港、台灣、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神學家被邀前往上海佘山及其他修道院講授神學。香港的中國神學協會在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均有進入中國作神學交流。第三世界神學家協會的成員亦曾探訪中國。另一方面，中國的某些神學生亦得到機會前往菲律賓和其他西方國家作短訪。目前，聽說中國有計劃送一些年青的司鐸往國外深造。將來最重要的件事，恐怕是協助中國訓練下一代新的神哲學老師，在此事上，需要許多的合作、調協和努力。